

1909 年郑豪参加国际消除麻风病会议考析

张孙彪 林楠

【摘要】 1909 年 8 月,第二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会议在挪威召开,清政府派遣郑豪为代表赴会。通过此次与会,国人得以了解当时国际医学界对于麻风防治的最新理念和经验举措。同时,郑豪在会议上坦承中国麻风病防治较为落后的现状,表达出向西方世界学习的强烈愿望。这则为人忽视的史实,体现出从晚清开始,中国本土医学发展日益纳入世界格局之中。以郑豪为代表的医界精英通过参加国际会议这种难得的途径,追踪世界医学前沿进展,从中汲取经验,立志推动中国医学发展。

【关键词】 郑豪; 麻风; 医学交流

Analytical research on Zheng Hao's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eprosy in 1909

ZHANG Sunbiao, LIN N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was held in August, 1909 in Norway. Zheng Hao was dispatch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ttend the Congress as a representative. Through the Congress, Chinese people got to understand the latest idea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eprosy in international medical field, and the approaches they adopted as well at that time. Meanwhile, Zheng Hao frankly confessed the backward statu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leprosy in China, and expressed the strong will to learn from the western world in this regard. This historical event, commonly ignored, manifested the fact that, beginning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volve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to the world medical trend as a whole was proceeding. By seizing this rare chance of participating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medical persons, with Zheng Hao as its representative, made up their mind to keep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advanced pace, learning lessons,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Zheng Hao; Leprosy; Medical communication

关于晚清国人与国际医药卫生会议的联系,学界关注寥寥,这其中仅有 1911 年由清政府倡议并举办的奉天(今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最为人熟知,该会亦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成果较多。但其实在此之前,国人已经迈出国门,参加了诸多在外国举办的医学主题会议。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晚清国际会议档案》一书,得知早在 1881 年美国华盛顿召开万国医病会,清政府就曾“派驻美大臣就近赴会”^[1]。此外,晚清政府接到众多国际医学会议来函通知,仅该书辑录的医学类会议就有 38 次。细阅此书所辑有关医学类会议档案,清廷从最初视此类会议为无足轻重,时常推辞而不遣员参加,偶有指令驻外使馆人员代为参加,至

后来从国内挑选医学人士与会,最终于中国本土举办国际医学会议。这些史实,直接体现晚清以来中国本土医学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愈发紧密。笔者选取一则为人所忽视的国人参会史实——1909 年郑豪参加国际消除麻风病会议,以此透视此类医事活动所蕴含的丰富医史信息。

1. 郑豪参会缘起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1908 年 12 月 3 日),英驻华公使朱迺典(John Newell Jordan)照会清政府,称受挪威国委托,转请清廷派员参加翌年 8 月 16—19 日在白尔根城(笔者注:Bergen,挪威第二大城市)召开的第 2 届国际消除麻风病学术会议,提及该会“系为调查近年各国学家调治此症之法及各国政府所颁办理消除此症之效验,并将其法详细研究,以为他日考查关于此症者藉资参观。兹该会已在白尔根城设立管理处,其总办为那威国调治麻疯症之总医士,名阿摩尔汉尼森者(笔者注:Gerhard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5.01.006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医药科研项目(wzrk201301);福建省社科联青年项目(2012C042)

作者单位:350122 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Hansen, 常译作杰拉尔德·汉森), 该管理处既拟开具详细章程, 则原于西历 1909 年正月杪以前得悉中国政府是否派员与会。如果派员, 请将或派一员或数员之衔名示知该管理处, 并请中国将所派之员能否开具节略: 由 1897 年在德京第 1 次之会以后, 中国政府办理消除此症之成效相告。”^[2]

接此照会后, 外务部在 12 月 10 日咨文两广总督张人骏: “查麻疯之病, 粤省传染颇多, 现那威政府拟于西历千九百九年八月在白尔根城开万国消除麻疯之第二会, 系为研究医学起见, 粤省有无熟精英、法文之医生堪膺选派, 即由贵督选定给资, 届期赴会, 以资研究。”^[3] 张人骏此后回复外务部: “查麻疯一症, 粤省最盛, 不特患之者终身废弃, 即未患者亦传染堪虞, 固由地土之使然, 亦属医治之未善。前此官设病院居住病人, 原期渐绝根株, 防闲蔓衍。今该会博采众说, 专门研究, 倘能考得新法, 痼疾消除, 于慎重民命、讲求卫生, 似不为无补, 自应派员赴会, 以资参考。惟医界人才选择匪易, 当经详加物色。查有美国医科大学毕业, 医科举人、内阁中书郑豪通晓医学, 熟谙英法国语, 去岁菲律宾满呢拉城开办医学堂, 曾经学部派往赴会, 现充广东军医学堂总教习, 拟请即派该员前往, 以资熟手。”^[4] 郑豪曾在美国加州接受正规医学教育, 参加过 1908 年菲律宾万国医学堂, 因此被政府所青睐选中参会。

临行前, 光华医学院师生在广州海珠慈度寺畔为郑豪送别, 学生陈垣(字援庵, 1880—1971)作长文《送郑学士之白耳根万国麻疯会序》, 还为集体合影题词《题郑学士送别图》, 认为郑豪此次参会“斯为吾国医事纪念之大者, 不可无纪也”^[5]。陈垣在序文中提出 6 个期望, 企盼郑豪挪威之行能够获取世界关于麻疯病的前沿新知, 从而助力国内麻疯防治事业。①鉴于之前参加国际医药会议的代表, 归国后仅是覆命于朝廷, 并未将会议信息广泛传播至医学界, 因此“吾愿学士此行, 亦必有游记之属以报告于我医人也”^[6]; ②虽然麻疯病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 医书也记载有各种病因解释和治法, 但相较于近代西医迅猛发展之势, 实在是相形见绌, “若爱克司光线、那斯丁之疗法, 吾国人竟充耳不闻也。吾愿学士此行, 有以得各家治疗疯病之成绩, 汇译之, 以为吾国组织疯病疗养所之预备也”^[6]; ③明清时代国人已知麻疯具有传染性, 亦在各地建立麻疯院对患者进行收容隔离, 但这些机构大多简陋不堪, “舍薄给口粮外, 未闻有其他特别预防之法。以故疯人仍可任意游行街市, 传染之烈, 莫此为甚。吾愿学士此行, 有以得各

国预防疯病最完备之法, 足以施行于我国者毕录之, 冀政府之实行也”^[6]; ④中国民间传统观念认为麻疯可通过性交或遗传传播, 但民众有时困惑于麻疯病人后代仍然健康, 医界对于传播途径存在诸多解释和争论, “吾愿学士此行, 有以得各家学说之已定论或未定论者, 并存之, 以祛吾国人之惑也”^[6]; ⑤获知当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第 16 次万国医学堂, “吾愿学士此行, 顺道入匈牙利一会也”^[6]; ⑥中国在麻疯病疗法、疗养机构和医事管理上均显落后, 颇为贻笑于国际社会, “虽然, 前此政治之失策, 既贻吾人以莫大之耻辱。今后政治其犹若是乎, 则又乌有今日之命也。吾愿学士此行, 有以雪此耻也”^[6]。

2. 郑豪参会情况及感悟

郑豪于 1909 年 7 月 2 日从香港启程, 历时 1 月余, 方抵达白尔根城。与之前参加国际医学会议的国人代表不同, 郑豪在参会的同时, 亦“将沿途游历及开会情形, 略纪其要”, 撰写有《赴那威国白尔根城万国消除麻疯会纪略》(下文简称为《纪略》)一文, 记述了会议举办概况、其在会议期间的活动情形以及内心思考。

2.1 会议概况

前文提及, 此次会议目的是收集于 1897 年德国柏林举行第 1 届研讨会后对麻疯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讨论, 包括: 预防和治疗的进展、详细案例及分析检验效果、寻求麻疯病预防和治疗的更好方法。会议主持人即前文提及的杰拉尔德·汉森, 他是麻风杆菌(*Mycobacterium leprae*)的发现者, 由其主持的白尔根麻疯病院是当时欧洲麻疯病的研究重镇。汉森“于 1874 年发明麻疯微菌, 言患者皮肤、眼鼻、口液均藏此微菌。当时声名卓著, 全球医界对于此症之种种原理, 皆以那国医家之议论为准绳”^[7]⁴, 郑豪认为这是会议选择此处作为举办地的重要原因。

关于参会代表情况, 郑豪《纪略》云: “此次赴会者, 全球各国及各属地计有四十四处, 代表员有一百五十余员, 其代表员之多者, 莫加、英、德、法等国, 各有十数员, 其余各国均派数员, 惟墨西哥、秘鲁、智利、葡萄牙与中国均各派一名耳。”^[7] 会程安排、进行如下: “七月初一日(8 月 16 日), 为开会之期, ……是日宣布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在柏林开第一次消除麻疯会以来, 各处防范麻疯之方法及其效果, 其布告书太多, 故仅布其要者, 宣布后乃由各代表员讨论得失; 初二日(8 月 17 日), 提议麻疯症之原因、症状、传染法及诊断法; 初三日(8 月 18 日), 提议麻疯症

之病理解剖、治疗等方法及其效果；初四日（8 月 19 日），提议防范麻疯法及国家之约束疯人法，及调查麻疯人数等法。是日下午由各代表员公决议案，通告各国政府，请其协力举行。”^[7]

这份与会代表公决通过的宣言，全文记载在《纪略》中：

“第一条

“甲.1897 年在柏林开议第一次消除麻疯会，所有公决议案，本会均表同情；

“乙.本会公认麻疯症为人类直接或间接互相传染之症；

“丙.环球内无论何处麻疯均能传染，本会应劝各国政府设法防范；

“第二条 本会因鉴于德国、埃士伦、那威、瑞典等国约束疯人之成绩，特请各国政府从速举行约束疯人之法。

“第三条

“甲.无论何等工艺职业，能使疯人可藉以传染者，应禁止疯人，不许干预及混迹其间；

“乙.无论何处，如有贫难无靠之疯人，均应一律圈禁，不许自由出入，以防传染。按此非言有贵疯人不应圈禁，特使有贵者果能守医生规律，自禁于家，由国家派医生时为查验，则可免圈禁。否则，亦不能免也；

“第四条 凡疯人所生之子女，身体强壮，确无疯疾者，应早为另置一处，使与患者离隔并应由医生查验。按麻疯一症，本会已公认其非直接遗传而来，如父母患疯者，其子女出世时多未患疯，其所以传染者，因日夕与患者同食同居，有以致之耳。设使早为另置一处，与患者离隔，则其子女不难因此而获免也。

“第五条 初与疯人同居者（如疯院佣工人等），应常请医生查验，以防传染。

“第六条

“甲.本会敦请各处同人将所有疯症原因之各说及种种传染之方法，悉心研究，是否与疯症微菌之性质相符；

“乙.人类之于疯症，有由蚊蝇等虫类所传染之说，与及别种动物，如鼠类等物能受疯症传染之说，均应详细研究。按医家常有将疯人微菌种之于鼠类身上，但仍无传染之据；

“第七条 以临症之阅历言之，疯症属于可治之症，惟现尚无特别良法，应请各人悉心查考，至获一必验之良法为止。”^[7]

郑豪记述的这份会议宣言，让国人得以知晓当

时欧美医学界对麻疯的一些共识：麻疯具有传染性，具体病因、传染机制尚不明确；因具有传染性，建议各国政府强化麻疯病人隔离和检查制度，以遏止传染；麻疯并非遗传性疾病，也未在自然界发现动物宿主，病人是惟一宿主；麻疯属于慢性传染病，部分病患可治愈，但尚无根本解决方法。

2.2 郑豪在会议结束晚宴上的演讲

清政府未派员参加 1897 年德国柏林第 1 届国际消除麻疯病会议，且此次会议通知仓促未及准备，因此郑豪在会议期间，主要是聆听会议演讲及各国学者之间的讨论。不过他还是利用会议结束晚宴上的演讲，向世界医学界发出中国的声音。8 月 20 日，白尔根城《泰典报》(Bergens Tidende)整理、报道了郑豪这次英文演讲：

“因为我国有许多的麻疯病患者，因此，我们对这个会议很感兴趣，我们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控制疾病的蔓延。公元前 700 到 800 年，麻疯病在中国就已被发现。如果某人被诊断患有麻疯病，就会立即被隔离。如果患者家庭富裕，就能留在家里，不会受到其他的伤害。但是无人敢去探望患者，也拒绝该患者的探访。如果患者是贫苦人家，就只好离家独自居住。在亲友们协助、在深山给他搭建的茅寮里，或者被船送走，离开岸边度过余生。我要补充的是，麻疯病在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的发病率要高。在中国特别是南部有许多麻疯屋，但因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在此作详细的报告。在与该病的抗争中，我们落后了很多年，换言之，我们还处于童年时代，中国的医学科学将全力以赴对抗此病。我们一定要牢记中国有好几亿人口，有好几百万亩的土地，要改善中国的卫生条件和设备要花很长时间。……中国渴望西方的科学，但没有哪一个科学领域比医学来得更为迫切。因此，中国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在此，我们感谢此行带给我们的学习机会和收获，也感谢此行对未来的成果将产生的影响。”^{[8]124} 郑豪在演讲中向与会者坦承中国在麻疯病防治上落后于世界，但也表达出学习和借鉴西方医学科学的强烈愿望。历史确实如他所言，近代“中国渴望西方的科学，但没有哪一个科学领域比医学来得更为迫切”。

2.3 医学参观考察

会议期间，挪威还安排各国代表参观该城的麻疯病院。郑豪在《纪略》中描述：“其地方之广大，房舍之洁净，管理之得宜，用意之周到，殊可称也。查该城之麻疯院共有两所，患者八十余名。又查那威

全国患疯人数亦不过千名,此数在欧人眼内已视为可诧之事,不知其比诸吾国之一省,其相去已远甚矣!抑予更有感者,外国疯人仅有此数,而其政府则不吝巨费以设广大疯院。及凡有关系麻疯之事,无不百方注意,及开万国之医会,医家则牺牲精神,终日研究,以期消除此患为目的。反观我国疯人横行道路,无论国家社会,从无干涉之举,其所谓关于疯人之律令,更无有也。虽间有一二疯院,亦多带慈善性质,并非为防范传染而设,又不聘请医学中人主持防范及医治之事。虽有若无,所望各界志士仁人极力提倡,或集义捐,或拨公款,建疯院以居之,或划海岛以栖之,更望医界诸君极力研究其治疗及预防之法,俾大患早绝,岂不懿欤!”^[9]郑豪观察到挪威以及欧洲各国对于麻风防治非常重视,不禁将国内麻风防治面貌与之相比较,认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于麻风尚显漠视,在医事行政管理、防治机构设置、医学研究等层面均显严重滞后。

会议结束后,郑豪至瑞典、德国等国进行医学考察,深感外国政府对于医学及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其在德国柏林考察,曾分析“德国之医学久为世界所推重,盖医界之发明家多出于彼国,此固由德人好学,视学问为第一生命所致,而其政府不吝巨资,建筑完全医院以备学者之研究。”^[9]他实地参观了柏林公立传染病院,此院“以研究传染病原及疗法、预防传染法为目的也。入其门,见其屋舍之洁净、管理之得法、防范传染之严厉、治疗病者之得宜与及试验动物、考求新法之勤苦,洵足法也。其院长为古弗医学博士,即微菌学之泰斗也。结核症之微菌及血清治疗法为古氏所发见,世界医学之辈咸宗仰之。今也年近古稀,尚终日研究微菌学之新理,未尝稍懈,其对于结核症尤为始终不倦。予见其人,钦敬不已。嘻!如古氏者,可谓医界之伟人矣。”^[9]古弗医学博士,即德国著名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近距离地接近、观察西方医学的最高研究水准,对于当时的中国医界人士实属难得。从郑豪对于科赫的评价,亦可见他对于世界医学尤其传染病防治的研究进展是比较熟悉的。

3. 余言

挪威国际消除麻风病会议及其后欧洲医药卫生考察,给郑豪留下深刻的印象。1910年2月,他在美国三藩市(旧金山市)中华总会馆演讲中指出欧洲各国对麻风病防治确有成效,强调这些国家推行的

公共卫生制度值得中国借鉴学习。他指出:“中国有麻风病人至少多过万数,有麻风国之称。由于狭窄的街道、肮脏的下水道及公厕,导致传染病包括麻风病等流行疾病的盛行,……增宽街道及工程浩大者,一时恐未办到,但建设街厕,设立清洁及街上小贩规则及阴沟开疏较易。并以卫生行政权干涉麻风病人,成立麻风医院。”^[10]除了改善公共卫生制度,另一方面“迫切需要的是多立医学堂,培养医学人材,服务人群,为改良地方卫生之后盾”^[10]。

其实,郑豪的思考更为长远,正如其逝世之后,在光华医学院校友会为其树立的纪念碑文中所述:郑豪“1909年出席挪威万国麻疯会议,更感学术自立之必要。而吾国富于疾病,旷待学人之发掘及发明者无限,固大有可为之地也。卒以扼于物力未能尽如其志,此君之终身恨也。”^[11]参加国际医药卫生会议,方能接触医学前沿知识,目睹西方医学发展面貌,自然觉悟“学术自立之必要”,最终提升本国医学水平,这是郑豪以及近代医界精英的共同追求。

参 考 文 献

- [1] 佚名.为致谢贵国派员赴华盛顿万国医病会并附送前两次会议册事//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M].扬州:广陵书社,2008:4.
- [2] 佚名.为明年拟在挪威开万国第二次消除麻疯病会中国如若派员请示知衙名事//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M].扬州:广陵书社,2008:4613-4615.
- [3] 佚名.为请选定熟谙英法文之医生届期赴挪威第二次万国消除麻疯病会事//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M].扬州:广陵书社,2008:4633-4634.
- [4] 佚名.为拟派广东军医学堂总教习郑豪赴挪威万国消除麻疯病会事//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M].扬州:广陵书社,2008:4640-4641.
- [5] 陈垣.题郑学士送别图//陈智超.陈垣全集:第1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280.
- [6] 陈垣.送郑学士之白耳根万国麻疯会序//陈智超.陈垣全集:第1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281-285.
- [7] 郑豪.赴那威国白尔根城万国麻风会纪略[J].中西医学报,1912,3(5):5-8.
- [8] 佚名.挪威贝根市《泰典报》(Tidende)1909年8月20日报道//郑浩华.郑豪:光华百年史料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 [9] 郑豪.赴那威国白尔根城万国麻风会纪略(续)[J].中西医学报,1912,3(6):9-13.
- [10] 佚名.郑豪医师在三藩市演讲报道摘要//郑浩华.郑豪:光华百年史料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137.
- [11] 潘拙庵,伍锦.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史略//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26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51.

(收稿日期:2014-10-28)

(本文编辑:王振瑞)